

漢學師承記箋釋

上

清代學術
名著叢刊

〔清〕江藩纂 漆永祥箋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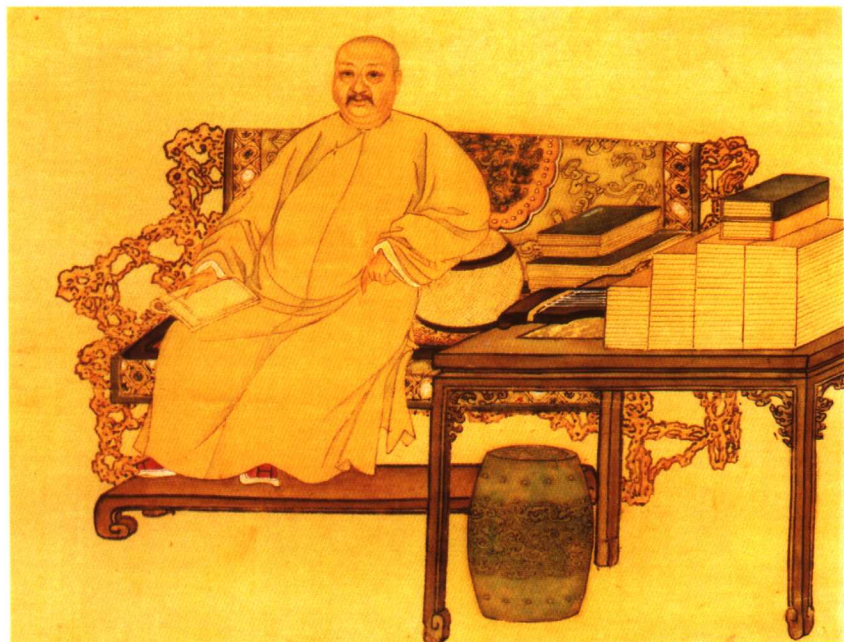
漢學師承記箋釋

上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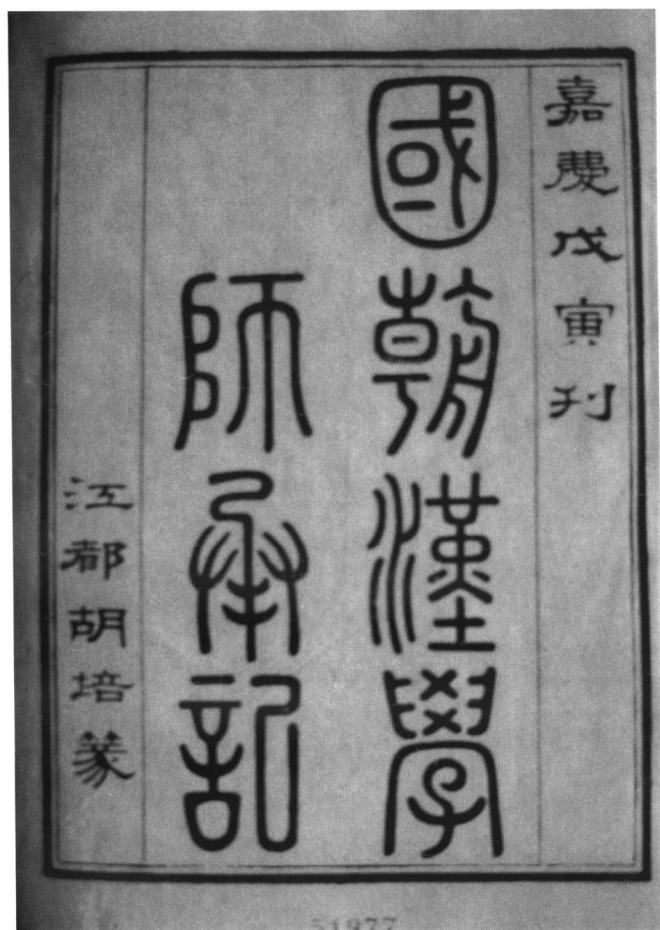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科研項目



《鄭堂先生小像》（局部）

清丁以誠 寫真 費丹旭補圖 南京博物院藏



嘉慶二十三年初刻初印本書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王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釋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以通儒碩學有來

國朝

漢學師承記
宋學淵源記
經師經義

道光九年江順銘重修《節甫老人雜著》本書影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已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已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繹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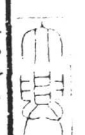


趙謙
字子晉
南寧
古義
德術

唐公
貴弟
而閑
存任
江水
永新
源
視所
至稱
治民
以
善

張謝

張謝字介侯武威人父應舉以孝友稱於鄉
 隱謝字岐嵒博聞強識
 九年舉于鄉嘉慶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年甫十九
 科身散服援和孫補源惜之
 謝字玉屏歲時攝道義廣順
 貴州玉屏人
 病赴會親
 梁南趙謝



清趙之謙《國朝漢學師承續記》書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殘本）

國朝漢學師承續記自序
甘泉江鄭堂先生纂漢學師承續記
目錄阮文達序稱此記刊於嘉慶二十三年及今又
數十餘載矣其間碩學通儒後先相望況江記之前
尚有未經摻輯者乎憶嘗志學之年得讀是書即謂
江氏所未載及江氏而後諸家不應竟在闕如之列

清曾文玉《國朝漢學師承續記》書影
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國朝漢學師承記注底本

卷之三 戴震傳末之念和廣上疏漢十卷

西漢曆數之學有形有音有義三其相互承一可得其二有方有
有今故有古義有今義有古義以故互相承一可得其二有方有
故以字三義也三代為一則故字為今字觀其別廣宋以下今
聖人之制宋有義不復有音有音而後有形故其三致宋因形以得
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此其理也漢唐以來得義者多矣然其得義之
官以書指其方而形在矣今意四其形也轉注假借二其取形也音而
義三三代為一書者傳今之存其形者說文方三首為其篇以下余之書
書廣韻為三首其韻以下次之其義者亦之而三其方者則在廣

清謝章铤《國朝漢學師承記注底本》書影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殘稿本）

漢學師承記箋釋序

陳鴻森

漆永祥教授以所著漢學師承記箋釋一書屬爲之序，以余之譾陋，寔不足爲此書增重，然漆教授是書結撰之始末，余所知獨詳，故不敢以不文辭。

一九九九年五月，漆教授蒞臺北中央研究院出席一項學術研討會，余適擔任該場會議主席。會後相接，以所學相近，君復博覽多聞，故言談頗投契。余性質直，寡交游，然如君者，固所願交而不肯失者。自是書札往返不絕，隔海論學，時各出所見，以相證質，致足樂也。時漆教授已出版乾嘉考據學研究一書，頗爲治斯學者所稱述。其書所論，與鄙見雖不無異同，然書中時具特識，況渠年富力盛，精進不已，異日所造，正不知其所止也。

漆教授於吳派學術用功至深，一日，語余曰：擬纂錢竹汀先生年譜，已申請得科研補助經費矣。余向亦撰有此稿，後以病目，積稿迄未寫定，因出所輯潛研堂遺文輯存相示，君一見，即言渠不復爲此，將改他題矣，並代爲雇人逐寫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竹汀題跋，其謙抑也如此。

其後，漆教授來書言讀江藩漢學師承記有年，舟車訪書，所積日富，擬爲是書作注，與余商之。江氏此書以紀傳形式，將清代嘉慶以前具代表性之漢學者彙爲一編，每傳各詳其生平行實、師承交游、學

術創見，與乎著述旨趣等，藉以呈現清代漢學發皇、流衍之概況。阮元序其書，謂「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漢學之淵源」；伍崇曜跋亦稱其書「爲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漆君研治清代考據之學有年，詳悉乾嘉藝林故實，渠有意箋釋是書，余深爲江氏慶，因亟懇惠其及早爲之。顧其事言之匪艱，爲之實大不易，蓋江藩頗以文章自負，其語典、事典之所出，往往未易尋討；而傳中所述群賢精義，遍於群經，兼及漢儒舊義得失，自非覃研深造、博涉多方者，莫得其旨歸。他若惠士奇傳之論琴瑟理數、王昶傳之論兵事形勢、江永傳之論歲實消長之類，事涉專門，學者閱之，瞠目茫然。周子同先生向嘗選注其書，然所注僅及其半，且文多刪略，豈非以其難爲？然即江傳淺近之文，周氏闕注、違誤者亦所在多有。今漆君踵事更張，意其爲此，非覃思潛研十數年者莫辦。乃二〇〇二年冬間君來書，言初稿略具，全書將百萬言。且不以余闇昧，遠寄數卷，屬爲刪訂。適余南下講學，僦居臺南，行篋乏書，兼以余短於口說，教課需日寫講稿，冗碌萬狀，於君之書竟無能爲役，僅勸其大事芟削，以避蕪累。翌年春，友人蔣秋華君購得日本近藤光男先生新著譯注國朝漢學師承記三冊（二〇〇二年，東京：明治書院），知君方爲此學，因遠寄之，並影印一份貽余。

近藤先生（一九二一）爲吉川幸次郎先生弟子，歷任北海道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教授。渠從倉石武四郎先生遊，一九四〇年代初期曾組「漢學師承記研究會」，撰有清朝漢學のかたち——江鄭堂の漢學師承記編纂の態度について、揚州の文學とその主張（一九五二年）、漢學師承記の文章（一九五七年）等文；一九八七年出版清朝考證學の研究一書。近藤先生於江氏師承記積功數十年，譯注每傳詳記其史料依據，於江書所涉典實、史事，詳爲注解，並逐段語譯爲日文。其注典核淹通，殫見洽聞，

不愧名家。

余比觀兩家之書，漆君學養雖略有不逮，然君初未見近藤之書，而二者暗合者殆十之六，足見其攻苦力學，冥思神會，出門合轍，於前輩固不多讓焉。今年六月，余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安平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陳祖武所長之邀，赴北京參訪。與漆教授聚處數日，則箋釋已數易其稿，出版有日矣。君復出示所纂江藩年譜新編及新著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一書稿本。年譜一編，蒐羅富贍，足補閔爾昌先生舊譜之缺略；研究一書，於江氏生平世系、交游、著述，與乎江書各傳依據之史源、師承記版本及其編纂周邊諸問題、江書之得失、師承記之續纂各端，莫不詳稽博考，甄微發覆，所論多有前賢所不及知者。君復蒐輯江藩佚詩遺文，並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江藩乙丙集、炳燭齋雜著、上海圖書館所藏江氏伴月樓詩鈔，及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王欣夫先生炳燭室雜文補遺等，合諸江氏已刊別集隸經文、續隸經文、扁舟載酒詞與半氈齋題跋各種，重加點校，編爲江藩集一書。漆君於江氏一家之學，可謂竭盡心力矣。以視余之碌碌無成，彌自滋惡耳。

學如積薪，近藤先生譯注導平先路；漆君箋釋復旁蒐博采，兼綜眾長，其於學術源流、職官地名、學者著述之大要，尤致詳焉。近藤先生所釋，間有未盡，其誤者正之，如褚寅亮傳「入其玄中而不悟」，近藤先生未得「玄中」之旨，誤以「三統術之「元中」說之，漆君引世說新語文學篇以正其非。又陳厚耀傳之「召至西煖閣」，近藤先生誤引唐士名勝圖會，謂閣在崇敬殿；漆君則據清官實地，指實西煖閣在乾清宮內。近藤先生譯注間有未詳者，此則詳考而補其闕，如王昶傳之「紫燕」、「錢姑傳」蠟以覆車」、「孔繼涵傳」孔廣根之生平等均是。若此之類，書中隨處而見，覽者自得之，茲不悉舉。他若名物典制與乎

天文曆算之等，則博采今人研究成果，析其義蘊。學者得此一編，誠事半功倍，而江藩纂修此書之用心，得漆君箋釋闡發而愈明，非特江氏之功臣，亦來學研究乾嘉學術之津逮也。

論者或以江氏師承記標立漢學之幟，述爲專書，以張其軍，遂啟門戶紛爭之釁；方東樹特著漢學商兌一書以相頡頏，黨同伐異，漢、宋兩學竟成水火。實則二派各有所蔽，故道、咸以下學風遂變。然欲論清代學術嬗替升降之跡，舍江氏此書固莫由也。其書實一紀傳體之當代學術史，傳中所記諸人，泰半爲江氏所接、所聞、所傳聞者，如余蕭客傳，寫其師「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又武億傳寫武氏之勇力與善哭等，皆曲盡其神貌。另如王鳴盛之更號西沚，錢大昕西沚先生墓誌銘云：

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沚，予愕焉，輒使易之，不肯。私謂兒輩曰：「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巳，龍蛇之厄，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

然王氏易號西沚之年，諸家誌傳俱無明文。惟江氏王鳴盛傳言：「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則王氏更號在目瞽愈後。按蛾術編卷七十九自壽詩自賀詩條云：

乙酉六十八，兩目皆失明，唯右目僅辨三光。辛亥三月，有醫鍼治，始復見物。

謝啟昆小學考卷十載陳鍾說文解字正義，王鳴盛爲之序，亦言「辛亥予目重明」。然則王氏更號西沚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目癒之後。余纂王鳴盛西莊遺文輯存，今驗王氏五十六年以前所撰各序，俱題西

莊；其五十七年序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又序陸肇域、任兆麟虎阜志及吳鎮松花菴詩集，文末皆題西泚。然則江藩謂王氏更號在目瞽復明之後，宜可據也。此其書足資考證之一例也。

另按段玉裁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三年條云：

是年，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未成，會恪敏薨。接任者，前大學士楊公廷璋，不能禮敬先生，辭之入都。己丑（三十四年）春，謂玉裁曰：「吾固樂此不疲，惜未能竟。聞後蒞事者請余君仲林蕭客爲之，恐其才不足。予書經水、支水先後延接，皆按地望地脈次第，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先生歿後，此書清稿，一藏曲阜孔戶部府中，一在直隸總督吳江周公名元理家。

按直隸河渠書修纂事，爲乾嘉學術一段公案。據段譜，則東原應方觀承之聘，與修是書；三十三年八月，楊廷璋繼任總督（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頁一四二〇），東原辭去，楊氏乃延余蕭客繼其事。然江書余蕭客傳則言：

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學士筍河先生、紀文達公、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寧、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欽戴震以代，遂南歸。

據江傳則是余氏纂修在前，後以目疾，因舉東原以代。二說各出兩家弟子所言，其說互異。余意江傳近是，蓋東原年譜成於段氏暮年，其追述時有誤憶者（見余段玉裁年譜訂補）。使如段譜所言，則聘余氏續纂者乃楊廷璋，楊氏繼任直隸總督在三十三年八月，則余蕭客北上修書必在三十三年秋冬至三十四年

春間。然段譜三十四年條記是年春東原爲余仲林作古經解鉤沈序，今檢東原文集卷十此序云：

朱君文游以其友余仲林之古經解鉤沈若干卷千里馳寄。前有天台齊宗伯（森按：召南）、太倉王光祿（鳴盛）二序，既爲之導其意，嘉其存古之功。文游復語余曰：「二公於子廿數年之知，二公之所稱許，是以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也。」吾以仲林之爲是書，好古而有師法。……今仲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爲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僅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焉。

果余蕭客應楊氏之聘續修直隸河渠書，則三十四年春余氏近在河北，其逕以鉤沈屬東原序之可也，何必更由朱文游千里遠寄，且寄語「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抑如段氏所言，楊廷璋延余蕭客續纂河渠書，東原方「恐余氏之才不足」以繼其事，豈肯更爲余書作序？是必余氏病目南歸後，傾慕東原之學，因由朱文游遠寄其書請爲之序。觀東原序中之語，余、戴二家並無深交。蓋直隸河渠書本由方觀承草創，後經趙一清整理修訂，繼延余蕭客與修之。胡適之先生所校此書原稿本，其評改字跡有非趙、非戴者，或即余氏手筆歟？後余蕭客病目請歸，時東原以與地之學名，知者因舉之以代，東原爲刪潤其稿，寫定前四冊二十六卷。（見胡適之先生記中央圖書館藏的直隸河渠書稿本二十六冊）。方觀承卒後，楊氏未能禮敬，東原乾隆三十四年入都會試，不第，遂應山西布政司使朱珪之聘，轉赴山西修汾州府志。而直隸河渠書稿本藏孔繼涵家，孔氏之子廣根爲東原之婿，是必余氏修之在前，東原繼其事，乃得遂寫清本，藏之府中，而其原底本則東原自藏之。東原卒後，其家藏本遂歸孔氏。府中藏本則流入楊氏之後，繼任總督周元理甥婿王某某家，其子王履泰掩爲己有，嘉慶十四年削刪改易，繕寫進呈。高宗以其爲有用之

書，命武英殿刊行，王履泰賞以同知。東原之子中孚不平，「之曲阜，取原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辨正，而無肯言於上者」，抑鬱攜歸，屬段氏校刻其書。段氏謀之王念孫，王氏覆書云：

弟檢閱戴世兄（中孚）所攜之稿，當日卻爲方官保代作。今王通判（履泰）所呈之本，是否即係原本，抑已被改頭換面？未見其書，難以懸斷。……此書雖出自東原師手筆，究係方官保出名，將來若不易名，則爲方氏刻書，同人斷不肯助力。倘竟換東原師之名，未免與當日草創本意有違。且東原師所著之書精且簡，未有卷帙浩繁若此者，是不可不斟酌盡善也。

味王氏答書末數語，蓋亦不以此爲東原之書。（見拙作段玉裁年譜訂補）然微江藩此傳，吾人竟不知余蕭客嘗與修是書。此江書足訂異同之例也。

臧琳著經義雜記三十卷，當時無有知者。乾隆末，其玄孫臧庸出其書，一時名家碩學咸驚異之，王鳴盛、錢大昕、段玉裁、江聲各爲之序。王氏稱其考證之博，幾幾欲與顧炎武、閻若璩諸公抗衡；江聲序亦推許臧琳「學識邁軼乎唐初群儒之上」。而江藩師承記不列臧琳於首卷，與閻若璩、胡渭等并列；乃退之卷四，次其傳於洪亮吉之後，其中實有深意。按臧氏經義雜記，嘉慶間學者頗有疑其書非臧琳本書，而係出「子孫潤色」。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云：

雜記前有康熙癸未自序，稱閱百詩爲之作序，平生知己，一人而已。然閻氏所著書中，絕不道及玉林一字，即序文亦不見於其子詠所編潛丘劄記內。且當乾隆朝詔開四庫全書館，天下遺文軼事，靡不畢集太史，況此書標名經義雜記，非詩文別集恐有礙時可比。其孫曾輩不以呈諸官而達諸館，直待其玄孫庸始出而問世耶！竊意玉林當日原有此書，而未若今本卷帙之富，或後人